



异侠系列
YIXIAXILIE

邊荒傳說

【卷六】

黃易

BIANHUANGCHUASHUO



華文出版社



异侠系列
YIXIA XILIE

边荒传说

BIANHUANGCHUANSHUO

黄易



【其人其书】

黄易乃新一代科幻和武侠小说作家，自创“玄幻系列”和“异侠系列”，以独特的笔触，深刻的思想，妙想天开的情节，动人的性格意境，深受读者欢迎，俨然带起了一股新品种小说的潮流。虽说其中真正的影响，现时言之仍是过早，但黄易小说却毫无疑问正走在时代的尖端上，以最奇异的笔下世界，以他那种震撼性的方式和风格，进行着对这时代的深省。无论在他超时空的国度里，又或在古老日子里对武道的追求中，他都在寻找人类超越自己的可能性。看他的书，便若跨越了现实和幻想的边防，踏足于一个接一个玄异的梦境里。

屠奉三在内堂单独接见慕容战。

坐好后，慕容战神色凝重的道：

“我刚接到符望的死讯。”

屠奉三整天都在等候这消息的来临，可是当此事传入耳内……

ISBN 7-5075-1934-1



9 787507 519341 >

责任编辑：张丽慧
特约编辑：丁树伟 吴振弟
装帧设计：夜猫子 黄炜瑜

ISBN 7-5075-1934-1

定价：330.00元(全套共十五卷)

每册22.00元

I247.4
72+5
:6



异快系列
YIGUAI XILIE

【卷六】



黄易

BIANHUANGCHUANSHUO

邊荒傳說



華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边荒传说 / 黄易著. —北京: 华文出版社, 2005.10
ISBN 7-5075-1934-1

I. 边 ... II. 黄 ...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13126 号

华 文 出 版 社 出 版

(邮编 100055 北京市宣武区广外大街 305 号 8 区 5 号楼)

网址: <http://www.hwcbs.com.cn>

网络实名名称: 华文出版社

电子信箱: hwcbs@263.net

电话: (010) 63370154 (010) 63370169

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省肇庆市科建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787 毫米 × 1230 毫米 32 开 158 印张 3940 千字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

定价: 330.00 元 (全套共十五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邊荒傳說

卷六

目录

①

第一章	肉体交易	1
第二章	将计就计	9
第三章	有益谎言	18
第四章	入城之计	27
第五章	美丽盟友	36
第六章	天时地利	45
第七章	重见娇娃	54
第八章	谣言满集	63
第九章	忠义之会	71
第十章	凶踪再现	80
第十一章	巧破阴谋	89
第十二章	团结内部	98
第十三章	玉人来见	107
第十四章	心佩妙用	112
第十五章	军情第一	121
第十六章	功亏一篑	130
第十七章	退敌之计	139
第十八章	急转直下	148
第十九章	绝处生机	157
第二十章	决战孤峰	166



邊荒傳說

卷六

第二十一章 扭转乾坤	175
第二十二章 逃过死劫	184
第二十三章 交心之言	193
第二十四章 掳人大计	203
第二十五章 大敌追至	211
第二十六章 唯一生路	220
第二十七章 谋定后动	225
第二十八章 大江风云	234
第二十九章 一言为定	242
第三十章 死亡香吻	251
第三十一章 皇天有眼	260
第三十二章 还看气数	268
第三十三章 马车密会	277
第三十四章 意外之变	286
第三十五章 误中副车	295
第三十六章 和气收场	304
第三十七章 儿女恩怨	313
第三十八章 尽听天命	322
第三十九章 角力边荒	330

第一章 肉体交易

屠奉三在内堂单独接见慕容战。

坐好后，慕容战神色凝重的道：“我刚接到苻坚的死讯。”

屠奉三每天都在等候这消息的来临，可是当此事传入耳内，仍忍不住心神遽震。

苻坚之死，显示一种新的形势降临北方，直接影响南方的大局，天下再不是以前的天下。苻坚的丧亡，正是天下由统一走向大乱的分水岭。

接着慕容战向他详述苻坚因被慕容冲攻陷长安，不得不逃到五将山，致被姚萇杀害的情况。

屠奉三沉吟片晌，讶道：“慕容当家的族人既进占长安，关中的控制权等于落到你的族人手上，为何你却似是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呢？”

慕容战颓然道：“正因我明白慕容冲，更明白我的族人，所以我晓得形势不妙。可惜慕容泓于入长安前不幸战死，否则形势可能完全两样。”

屠奉三摇头道：“我仍然不明白。”

慕容战似找到吐苦水的好对象，不厌其详的解释道：“这可分领导者和族人心愿两方面作解释。首先是继慕容泓成为我族统帅的慕容冲，因少年时曾受大辱于苻坚，所以对氏人有切齿之恨，心中充满仇怨的怒火，占领长安后竟放纵手下，大肆杀戮抢掠，弄得举城恐慌，人民纷纷逃亡，大失人心。”

屠奉三一呆道：“慕容冲竟是如此的一个蠢人，真教人意想不

邊
荒
傳
說

卷六



到，如此岂能守得住长安呢？”

慕容战叹道：“纵使没有慕容冲的倒行逆施，我族的人仍无心安顿于长安。这方面要从我们大燕被苻坚破灭时说起，当时苻坚将我族四万户二十余万人迁往关中，由那时开始，我族一直渴望有朝一日能重返大燕故地，重建燕国。所以对我族来说，关中只是供抢掠之地，而非安居之所，人人希望返回故地，完成苦待多年的宏愿。在这种情况下，慕容冲纵使想以长安为争霸天下的据点，亦难以坚持。”

屠奉三愕然道：“大燕故地已尽被慕容垂收归旗下，你们岂非有家归不得？而关中却被慕容冲搅得一塌糊涂，岂不是进退两难？难怪你老哥愁眉不展。”

慕容战道：“在边荒最明白我的人是你，我更当你是我的朋友。以现时的形势论，北方最强大的三股势力分别是慕容垂、姚萇和我族的慕容冲，可是若依照现在形势的发展，根本没有人能与慕容垂争锋，不论在实力上和战略上，慕容垂占尽优势。”

屠奉三点头道：“你比我更清楚北方的形势，得出这样的结论当然有一定的理据。”

慕容战道：“关中是氏秦帝国的根据地，苻坚虽被杀，可是苻秦势力仍在，谁要在关中称王，必须把氏人原有的势力连根拔起，如此岂是可轻易办到。以声望论，不论我族的慕容冲又或羌族的姚萇，均远及不上苻坚，所以苻坚的后人只要打着为苻坚复仇的大旗，已可号召关中豪强协同作战。慕容垂最明智的一点，是拥重兵稳守关外，不但阻截我族东返故国之路，还逼得关内诸势力拼个你死我活，各个俱伤，再由他从容收拾残局。”

“砰！”

屠奉三拍桌道：“好一个慕容垂，到此刻我方明白为何他不入关中，反屯兵荥阳，遥控洛阳。”

又叹道：“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人攻打洛阳，都要应付他从荥阳调来的援兵。嘿！你老哥现在有什么打算？”

慕容战沉声道：“事实上我一直不看好慕容冲，只没有想过他可以做出如此蠢事来，现在败势已成，只看能挨至何时，我可以作什么呢？”

屠奉三沉吟不语。

慕容战试探的低声道：“屠当家是否想到我脑内想的东西呢？”

屠奉三目光灼灼的朝他望来，道：“你在想千千小姐吗？”

慕容战心情沉重地点头，道：“照目前的形势发展，慕容垂该无余暇对付我们边荒集，可是一旦让他收服关中，将是边荒集大难临头的一刻，慕容垂一向的作风是顺我者生，逆我者亡。不过在他统一北方之前，形势未稳之际，我们或许仍有机会，救回千千主婢。”

屠奉三双目神光闪闪，同意道：“只要慕容垂肯离开荥阳，我们的机会便来了。”

接着仰望屋梁，有感而发的道：“我屠奉三现在再无所求，只希望能在边荒集安身立命，假若我们真的可以把千千小姐迎回边荒集，你道慕容垂会有怎么样的反应呢？”

慕容战毫不犹豫道：“我曾向千千许诺除非我死了，否则绝不让任何人伤害她。所以我是义无反顾，不会计较任何后果的。”

屠奉三欣然道：“好汉子！我屠奉三可以舍命奉陪，不过在边荒集和你我同样想法的人，随着时间的过去愈来愈少了。”

慕容战道：“别人怎么想我没有兴趣去理会，此更是我为族人尽点心力的唯一方法。横竖迟早慕容垂会回来攻打边荒集，此事避无可避，哪可以还有这么多顾虑？”

又讶道：“我很了解自己，常常会凭一时好恶去作决定。可是屠当家过去予人的印象，从来不是感情用事的人，现在却拍胸口说出舍命奉陪之语，这该不符屠当家一向的行事作风吧！”

屠奉三凝望他好半晌后，双目忽转温柔，射出缅怀的神色，平静的道：“我从来没有想过会为一个地方而改变，更没有想过为任何人改变。一直以来，我都奉行弱肉强食的规条，只讲利害，方可以在这乱世生存下去。可是当我在边荒集第一眼见到纪千千，她却勾起我深埋多年的某一种感觉。到现在我还弄不清楚当时发生在我身上的事，却晓得从那一刻开始，一切都不同了。以前对我绝不会有任何影响的人或事，偏可触动我的情绪。现在我觉得自己始是有血有肉地活着，生命充满意义。似这么一番的肺腑之言，以前我是绝不会向任何人倾诉的。”

慕容战想起初会纪千千时的惊艳感觉，点头道：“我明白！不过揭开人为的保护罩子后，是否也带来痛苦呢？”

屠奉三叹道：“所以我才说有血有肉。纪千千牺牲自己的行为，深深打动我，开阔了我的视野。以前我最尊敬的人是桓冲，现在我最尊敬的人是纪千千。在边荒集生活的感觉非常古怪，人人抱着过一天算一天的心态，可是那种醉生梦死的感觉却似可永远持续下去。做人必须有个明确的目标，生命方有意思。在来边荒集前，我的目标是要助桓家成为天下之主，可是桓玄却不住的令我失望，现在我对他已心灰意冷。我现在的目标是以慕容垂作对手，他劫走千千主婢吗？我便要把她们迎回来，这令边荒集多上一重不同的意义，也使我在边荒集活得更痛快。”

慕容战哑然笑道：“你对桓玄失望，我却对慕容冲失望，现在剩下的只有边荒集。我和我的生死哀乐均已与边荒集分不开，而边荒集的荣辱却在于千千主婢能否安返边荒集，这不是蛮有趣的游戏吗？”

屠奉三沉声道：“现在我们只有静心等待，作好一切准备，当机会来临时，将是我们出击的一刻。”

慕容战伸出双手，和他紧紧相握。

燕飞俯头看着溪水反映的脸容，差点认不出自己。

这处离荥阳不到半个时辰的脚程，他的心情亦不由紧张起来。从平城到这里不知不觉走了十多天路，他的俊脸长出了长长的须髯，遮盖了他大部分的容颜，成为最好的掩饰，即使熟悉他的人，骤眼也认不出是他。

从高彦处他晓得荥阳城正处于军管和高度戒严的状态下，只许持有通行证的城民进出，其他人不论任何理由，一律被拒于城门外，所以只能设法偷偷进去。

以他的身手，要进入有燕国精兵把守、城高墙厚，兼有护城河保护的军事重镇，仍是非常头痛的一回事。

加上他外型体态均异于常人，纵使弄到通行证，恐怕依然没法过得城防一关。

他将头浸入溪水里去，冰凉的感觉令他精神一振，不过仍没法减轻他因苦思入城之计而来的沉重感觉。看来只好弄清楚情况后，再走一步算一步好了。

慕容垂微笑道：“诗诗的情况大有改善，我看只要好好休息，她很快可以复元。”

纪千千与他并肩步出内堂，神色平静地道：“有劳大王关心，千千会好好照顾小诗的。噢！”

她的目光落在摆放在内堂一角的五弦古琴处，此琴造型别致，木质晶莹通透，隐泛红光，最妙是放置的琴几木质如一，互相衬托，予人绝配的奇妙感觉，一看便知非是一般凡品。

慕容垂欣然道：“此琴名‘流水’，几名‘幽谷’，乃得自洛阳的深宫内苑，据懂琴的说，此琴该是大汉赫赫有名的琴师叔蔡的杰作，



这方面千千应比我这门外汉在行。”

纪千千赞叹一声，移坐到琴前的蒲团处，举起纤美的玉手轻抚古琴，旋又若有所思的收起双手，目光投往坐在古琴另一边的慕容垂，柔声道：“统一北方的机会已出现在大王眼前，大王何不把心神用于国家大业上，却要为千千徒费心神呢？”

慕容垂丝毫不以为忤，淡淡道：“对我慕容垂来说，千千和统一大业，两者均是缺一不可，此心永不改变。千千何不试琴，看看叔蔡制造的古琴，因何能得享美名？”

纪千千垂下目光，幽幽道：“这是何苦来的？千千曾答应过荒人为他们演奏一曲，所以下一曲只会在古钟楼上弹奏。”

慕容垂双眉一蹙，双目射出闪闪神光，依然是语调平和的道：“假如我慕容垂说我想要得到的东西，从来不会得不到的，会否惹起千千的反感呢？”

纪千千的眼眸迎上慕容垂闪亮的目光，柔声道：“大王动气哩！”

慕容垂摇头道：“我怎舍得对千千发脾气呢？只是想问一句话，假设我二度征服边荒集，千千是否肯在古钟楼为我演奏一曲呢？”

纪千千叹道：“若边荒集再次失陷于大王之手，等于断去千千所有希望，千千再没有活下去的理由，只好自断心脉，以身殉边荒集。”

慕容垂雄躯微颤，目光投往窗外阳光灿烂下的花园，语气仍然是出奇地平静，缓缓道：“要自断心脉并不容易，千千懂得其中的功法吗？”

纪千千轻轻道：“千千的武功在大王眼中当然无足轻重，不过却从师傅处学得其中秘法。当心如死灰之际，心脉特别脆弱，那时只要把内气顺逆分行，至心脉交击，心脉因抵受不住两股真力的冲击，便会折断。”

慕容垂终于色变，因为晓得纪千千非是胡诌。

两人目光交接，丝毫不让。

纪千千柔声道：“大王不会因此而向千千施出禁制的手段，对吗？”

慕容垂目光灼灼地凝视她，忽然岔开话题，道：“平城被拓跋珪和你的好朋友燕飞联手攻陷了。”

纪千千乍闻燕飞之名，娇躯遽震，失声道：“燕飞！”

慕容垂像看不到她的反应般，仰首沉吟，道：“我早晓得拓跋珪是不肯安分守己的，他越过长城攻城掠地，兵胁中山，是自取灭亡。还有一事告诉千千，若我没有猜错，燕飞正孤身一人在来此的途上。”

纪千千立即乱了方寸，哀求的道：“大王如何知道的呢？”

慕容垂微笑道：“军情第一，自燕飞离开平城，弥勒教的人倾巢而出，追截燕飞，依他逃走的路线来看，目的地该是荥阳。”

纪千千神色回复平静，暗下决心，待会必须不顾一切与燕飞建立以心传心的联系，警告燕飞，求他不要来自投罗网。

道：“大王准备如何对付他呢？”

慕容垂用心地打量她，忽又现出苦涩的表情，道：“不论是拓跋珪或燕飞，均是我统一大业的严重威胁，千千猜我会怎样对付他？”

纪千千很想告诉他若燕飞死了，她也不会独活，却怕激起慕容垂的妒火，后果难测，只好把已到嘴边的话收回。摇头道：“大王的神机妙算，岂是千千猜得到呢？”

慕容垂像猛下决心的道：“千千可肯与我慕容垂作一个交易？”

纪千千讶然看着他，心中有数他正在反击自己对他的无情，却仍没法猜到所说的交易是什么。

不由心中感慨万千。以慕容垂现在的权势，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可是偏对自己如此情深一片，还要忍受因她纪千千而来的屈辱和闲气，所以早先她方有“何苦来的”如此忠告。



软弱的道：“千千正在大王手上，大王何需来和千千谈交易呢？千千根本没有谈条件的资格。”

慕容垂从容笑道：“千千当然有条件哩！交易非常简单，只要我擒下燕飞，请千千首肯与我共度一夜，我慕容垂便可以放他走。”

纪千千听得头皮发麻，默然无语。

慕容垂正在反击。

他的反击是针对她“自断心脉”的威胁而发，且失去耐性，要从征服自己的肉体入手，然后再征服她的心。坦白说，慕容垂确是个有吸引力的男人，对他的多情自己更不无可惜之意，若与他有合体之缘，兼且不是在强迫的情况下发生，自己对他是否仍能把持得住呢？有了这种男女关系后，她对燕飞又会如何？

慕容垂歉然道：“千千肯定怪我卑鄙无耻，竟以这种手段冒犯千千。只恨在目前的情况下，只有这个理由可令我放过燕飞。”

纪千千可以肯定慕容垂已布下天罗地网，等候燕飞来投网。他说得这般有把握，该有周详的计划。他的情报更可能直接来自弥勒教的妖人，至乎与弥勒教联手对付自己心爱的男人。

叹道：“大王教千千如何回答你呢？”

慕容垂长笑道：“千千不用在此时回答我，待燕飞被擒成为事实，再考虑是否接受我的交易吧！”

接着起身哑然失笑道：“只希望千千真的不会怪我，我是别无选择，像那趟在蜂鸣峡前与燕飞之战，不得不以诗诗威胁千千，因为我绝不容许失去你，请千千见谅。”

看着慕容垂消失在门外，纪千千收拾心情，心中填满燕飞的影子。

蓦地天旋地转，纪千千往古琴扑伏而去。

其中一条弦丝立即崩断，发出“铮”的一声脆响。

第二章 将计就计

边荒集。大江帮总坛。

刘裕在寄居处的小厅接见来访的卓狂生，两人围桌而坐。

卓狂生目光闪闪的打量他，微笑道：“看刘兄的神情，似在怪我到今天才来找你谈话。坦白说，我曾想过避免接触刘兄，因为我再不是逍遥教的人，我对大魏的忠心，已随任遥之死云散烟消。”

刘裕愕然道：“既然如此，卓兄又为何来见我呢？”

卓狂生从容道：“当然是因为你和燕飞的关系，小飞是我们边荒的荣耀。试想想看，以天下之大，边荒集是多么微不足道的地方，可是边荒集却成为天下豪雄的必争之地，更掌握着南北水陆贸易的牛耳，现在更出了位能与慕容垂和孙恩抗衡的旷世剑手，谁还敢不对边荒集刮目相看？”

刘裕发觉自己根本没法投入卓狂生对边荒集的狂热中，却又不得不承认他对事物有过人的视野和襟怀，这聪明的疯子所思所想确是异乎常人。

忍不住问道：“任后没有和卓兄通消息吗？”

卓狂生毫不犹豫的道：“我哪来空闲去管她的事？我现在正埋首研究边荒集，准备写一本有关边荒的历史，这部巨著将成为以后所有说书高手的宝典。”

又兴奋的道：“刘兄你也是不可多得的人才，现在谢安和谢玄先后辞世，司马皇朝再没有希望，只看收拾残局的人是桓玄还是孙恩。你若为自己着想，最好的选择是留此长作荒人，活得痛痛快快的。像屠奉三便是聪明人，所以千方百计留在边荒集。况且只要你肯到我的



说书馆卖淝水之战的故事，保证你生活无忧。”

刘裕苦笑道：“我真的非常羡慕你。”

卓狂生笑道：“临渊羡鱼，何不退而结网？边荒集正经历最辉煌的日子，在强敌围攻下失而复得，各派系破天荒团结一致。更精彩的事且陆续有来，当我们成功地把纪千千主婢迎回边荒集，边荒集将攀上她历史的巅峰，想想也教人心神向往。”

刘裕叹道：“你的想法是否一厢情愿呢？救回千千主婢固是人人渴望的好事，但也会因爱成恨，令派系出现分裂的局面。那时将无力对抗外侮。”

卓狂生欣然道：“你太不明白千千在我们荒人心中的地位，她已超乎一般女性的身份。她也不可能只属于某一个人的，而是属于整个边荒集，是边荒集荣辱的象征。试想想看，如纪千千每天坐在重建后的第一楼上，边荒集会立即身价大增。而每月朔望她都到古钟楼演唱一曲，担保可引得天下人赶着来朝圣的看她。她小姐肯点头，我们便可以到第一楼和她喝雪润香聊天，享受以前只有谢安等几人方可以享受到的乐趣。”

刘裕愈来愈明白为何荒人称卓狂生作疯子，他的想法确是匪夷所思，却又是切实可行。正要说话，宋悲风旋风般冲进来道：“太乙教的奉善死了！”

刘裕和卓狂生互相对望，一时间谁都说不出话来。

燕飞猛地把头从水里抬起来，心神遽震。

他感应到纪千千。

强烈地感应到纪千千，却恨只是眨眼间的短暂光阴。

千千是如此地接近，他感觉到她充满惶恐和惊惧的情绪，更感觉到她的焦虑和担忧。

她因何情绪如此激动？有点像不顾一切地来和自己以心传心。

只恨她的心灵召唤来得突然，去得更令他措手不及。

究竟有什么事发生在她身上呢？

在传心通讯中断的一刻，他听到一声急速的清响。

燕飞从地上站起来，心神晶莹通透，再没有半丝不安的情绪。而他偷进荥阳的决心，却比任何一刻更坚定。

不论如何危险，他誓要见纪千千一面。

奉善悬尸东门，手足被牛筋索捆绑，再被吊在东门著名的残楼处，尸身还垂下白布条，上面以血红油漆写上“太乙教奉善”五个令人触目惊心的大字。

江文清、刘裕、卓狂生和宋悲风抵达现场，大江帮的人先驱散愈聚愈多的围观者，再把奉善的尸身解下来。

刘裕头皮发麻地瞧着这不久前还在他面前生龙活虎、矢言报复弥勒教的高手，现在却变成没有生命的死尸，一颗心直沉下去。

江文清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道：“是他吗？”

刘裕点头应是。

宋悲风低声道：“他是先被活擒，再下毒手施刑，受尽折磨而死。”

卓狂生检查奉善的尸身后，退到刘裕身旁，看着大江帮徒以白布将奉善覆盖，沉声问道：“谁干的？刘兄和奉善是什么关系？”

刘裕长长吁出一口气，道：“边荒集短暂的和平安逸已成过去，随之而来将会是血雨腥风。若我没有猜错，大活弥勒已来了，还要大开杀戒，奉善之死是他公开向边荒集宣战的警示。”就在说毕这番话的一刻，他清楚晓得自己从猎人沦为猎物。

包括卓狂生在内，听者无不色变。